



◎ 凤歌  
著

【叁】  
破城卷

团结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破城卷 / 凤歌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 
2005.10

ISBN 7-80214-044-7

I. 昆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3474 号

责任编辑: 赵真

---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es.com>

E-mail: [unitypub@263.net](mailto:unitypub@263.net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4.5

字数: 180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0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5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7-80214-044-7/I · 90

定价: 20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# 人物谱

# 人物



## 梁萧 (青年)

奇遇加磨难,梁萧武功渐自大成;数学天才的头脑,也使他得以贯通了“万人敌”的兵法。

武功:三才归元掌,归藏剑,十方步

兵法:六花奇阵

发明:襄阳炮

## 公羊羽

武学奇才,一代大宗师。一副落魄儒生打扮,放浪随性,潇洒不羁。

武功:三才归元掌,归藏剑

名号:“穷儒”、“老穷酸”、“凤翔先生”

## 阿雪

原是雪山派的一名奴婢。性情憨直、善良,梁萧的义妹。

武功:飘雪神掌

擅长:做饭

## 伯颜

元军最高统帅。武艺高强,箭法精绝,谋略深沉。同时也是梁萧之母的师兄。

武功:黑水一派

兵器:千军万马

## 前情介绍

明归挟持梁萧逃离天机宫，二人沿途斗智，辗转来到苏州，遭遇了卷入“纯阳铁盒”风波的柳莺莺、九如和尚、楚仙流等一干高手。争夺铁盒中，梁萧终于摆脱明归，并与柳莺莺堕入情网，并得知了纯阳铁盒的真正下落。二人前往盗盒，不想途中遇上宋朝高手与大元王子脱欢追杀元军大将伯颜，梁萧出于意气，救下伯颜，从而与云殊等南朝高手结怨。在雷公堡，梁、柳二人盗得铁盒，但被云殊截住，云殊废去梁萧武功。失去武功的梁萧阴差阳错，被柳莺莺师叔韩凝紫的侍女阿雪胁持，柳莺莺寻找梁萧的时候，为雷公堡高手所伤，却为云殊所救，云殊爱上了柳莺莺，柳莺莺为求自保而与之虚与委蛇，不想两人谈话均被附近的梁萧听到，梁萧心灵遭受重创。这时韩凝紫出现，以梁萧为质逼迫柳莺莺交出铁盒，并带走梁萧。途中，阿雪目睹梁萧的情变，又得梁萧恩惠，生出情愫。失去武功的梁萧被韩凝紫关在“天圆地方洞”，梁萧偷偷打开了纯阳铁盒，并利用铁盒中的秘密力量恢复部分功力，最终逃出石室，并救下落难的阿雪。后又遭到韩凝紫与明归双重追杀，一路逃到华山。

# 鬼步

contents 目录

199	175	163	146	132	113	83	50	35	30	21	1
穷途末路	襄阳攻防	汉水惊涛	六花妙术	折弓为誓	车马鳞鳞	赤毛之虎	冰炭加身	凌空一羽	情何以堪	白梅含香	万物归藏





两人边走边斗口，一会儿工夫，便往东南方去了。梁萧待得四周声息俱无，方才钻出长草，心跳兀自剧烈。屏息转回谷中，却见阿雪收敛柴木，刚刚点燃，梁萧慌忙抢上，一脚踏灭。阿雪讶道：“哥哥，你做什么？”梁萧吐了口气，将所遇险事说了，阿雪吓得面无人色。梁萧道：“这会儿生火，浓烟一起，岂不自露行迹？”阿雪发愁道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梁萧白她一眼，道：“还能怎地？三十六计走为上。东南边去不得了，往西北走还有一条生路。”阿雪全无主意，只得由他。

二人略略收拾，潜出山谷，上了大路。走了约摸十里，遥见西边一山兀立，风骨峥嵘，其后峰峦耸峙，没入云雾之中，似与天通；那山崖壁与别山不同，只见白森森一片，鲜有绿意。

梁萧皱眉道：“好硬的山！”阿雪笑道：“这一山分五峰，形如莲花，故称华山！”梁萧奇道：“你以往来过么？”阿雪摇头道：“我听姐姐们说的。”梁萧点点头，见她步履轻快，并不落后，心中一喜，说道：“阿雪，你内功挺好，要不



好不了这样快。依我看，阿冰、阿凌都不及你。”阿雪脸一红，道：“哪里话？我……我一向笨得紧，姊妹们一天练好的功夫，我十天半月也练不好，故而老是挨主人的骂！”梁萧笑道：“那就奇了，你这身内功怎么练出来的？”阿雪耳根羞红，低声道：“因为阿雪笨呀，又怕堂主骂。所以别人练一遍，我就练五遍，人家练五遍，我练十遍。早也练晚也练，练呀练的就好了。不过跟冰姊姊、凌姊姊比起来，我还差好多，所以才会被那云公子打一掌。哎，阿雪真是没用。”但听梁萧并不应声，转眼一瞧，只见他面色阴沉沉的。阿雪这些天见惯他这般模样，暗忖道：“他定又在想柳姑娘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只觉心酸酸的，眼角发潮，便低头揉弄衣角，不再多言。

两人一路无话，正午时分，来到山下集镇。那镇子比山而建，青砖黑瓦，颇具道风。时当赶集，镇内外车马熙来攘往，好不热闹。

二人方欲入镇，忽听有人吆喝，梁萧转眼望去，只见四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使劲拽着一头白驴。那白驴通体如雪，高约七尺，长及六尺，四条修长细腿死死抵住地面，任那四人如何拉拽，也是纹丝不动。

梁萧暗觉吃惊，这四名少年一起用力，少说也有两三百斤的力气，哪知竟拽不动一头毛驴，真是无奇不有。这时，其中一个圆脸少年发了急，叫道“死畜生”，一拳打在那白驴耳边。白驴正犯犟脾气，挨了一拳，不禁发了性子，脑袋一甩，便将那圆脸少年抛出丈外，蹄子一撇，又踢倒两人。剩下的一个白面少年还没回过神来，白驴撒腿就跑，将他拖倒在地。那白驴步子虽然细碎，但交替风快，五六步一走，少年竟被带得飞了起来，白驴一声叫，后腿凌空一弹，将他踹出老远，跌得个搅土扬尘。

白驴一得自由，便往镇里奔去，不料一道人影免起鹞落，从旁掠到白驴背上，褐衣散发，正是梁萧。他见白驴伤人逃走，顿起了相助之心。白驴暴怒欲狂，连踢了几个蹶子。但梁萧使出轻身功夫，随它起伏。白驴颠不落他，扭过脖子，竟要咬人。

梁萧头一遭遇上这等犟毛驴儿，不觉笑骂道：“好畜生！”一巴掌打在它头上，这一下暗蕴内劲，白驴被拍得晕头转向，闷着头想跑，却又挨了一掌。这一下，便是狮虎熊豹也被拍老实了。白驴耳朵耷拉下来，乌溜溜的大眼满

是乞求之意。

梁萧微微一笑，下了驴背，向那四个少年招手道：“过来吧！”那四人鼻青脸肿，怯怯地不敢上前，梁萧眉头一皱，正要说话，忽见那四人神色陡变，拔腿就跑。梁萧还未明白缘由，身后劲风疾起，向他背心袭来，梁萧旋身闪过，只见身后立着个小道姑，清丽如画，秀目中透着愠怒。

梁萧讶然道：“女道长，为什么动手？”道姑却不答话，又是一掌拍来，梁萧见她掌法佳妙，内力浑厚，更觉讶异，当下双手勾弹，状若鼓琴。这招“相如鼓瑟”取自司马相如典故，昔日司马相如爱慕卓文君，以瑶琴鼓奏“凤求凰”之曲，博取佳人芳心。

道姑见梁萧出手潇洒不凡，暗藏玄机，也不敢怠慢，足踏奇步，呼呼拍出两掌，劲风飞扬。两人拆了两招，那小道姑内力稍强，掌法精奇，梁萧渐感不支。他无端与人放对，又落了下风，心中惊怒，忽使一招“扞虱论道”，做出前代王猛扞虱论天下的模样，右手指点四方，左手揣到胸前，掏出“阴阳球”。小道姑见梁萧忽取守势，猿身疾上，挥掌欲攻，不防梁萧变一招“太白醉酒”，仰身避过她一掌，左手状似举杯狂饮，暗将阴阳球含入口中。然后左掌斜引，右掌直劈，变一招“大匠运斤”。小道姑欺他内力不济，挥掌硬接，不料梁萧得阴阳球之助，内力陡增，只听“咯”的一响，小道姑退出丈余，面色酡红，胸口烦恶难言，不觉大恼，锵地从身后拔出一柄短剑。

梁萧双眉一扬，正欲猿身而上，忽见一人越众而出，一晃身便将小道姑的宝剑夹手夺下。他定睛一瞧，却是一名道姑，灰袍宽大，两鬓已斑，虽不十分美丽，但肤色白皙，凤眼含笑，叫人一见便生亲近。

小道姑见她，双手比划，嘴里咿咿呀呀，灰袍道姑皱眉不语。梁萧却恍然大悟：“无怪这小道姑不答我话，原来是个哑巴！”一念及此，满腹怨怪顿时烟消了。

灰袍道姑见小道姑比划完毕，向梁萧一稽首道：“施主为何拉走我们的驴子？”神色沉静，语气也颇慈和。梁萧诧然道：“你会说话？”灰袍道姑失笑道：“徒弟不会说话，师父可未必就是哑巴！”梁萧自觉失言，赧然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”小道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，狠狠白他一眼。







梁萧瞧了瞧白毛驴，道：“道长说这驴子是你家的，何以为证？”灰袍道姑道：“贫道人镇化缘，随手将毛驴停在施主门前，哪知事毕出门，竟然就不见了！”把手一拍，婉声道：“快雪，过来！”那白毛驴闻声，打个响鼻，一摇一摆走到道姑身前，意甚驯服。

梁萧惊疑不定，侧目一瞧，却不见了阿雪，心道：“这笨丫头去哪儿了？”游目四顾，忽见阿雪拽着个白脸少年从人堆里钻出来。梁萧识得是方才赶驴的少年之一，便道：“阿雪，你做什么？”阿雪道：“我看这些家伙逃走，小道长又跟你打架，知道必有古怪，就赶上去。可惜只逮住一个。哥哥，原来他们都是偷驴的小贼！你被人误会啦！”

梁萧哭笑不得，一把将那白脸少年拽过，冷笑道：“毛驴是你盗的？”那少年面皮白净，粗眉大眼，身子颇为瘦弱，他早先被驴子踢了一下，伤得不轻，落到后面，才被阿雪抓住，现在梁萧一问，却梗起脖子道：“是我偷的。”梁萧皱眉道：“想装好汉吗？你的同伙都在哪里？”他一伸手，提得少年双脚离地。少年脖子被衣衫勒住，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却仍道：“盗……盗也盗了，随……随你打好了，要……要我说出同伙，那是休想，我……”梁萧脸一沉，手上加劲，少年面红如血，口不成言，只是摇头。那道姑看得不忍，正想说情，忽听梁萧哈哈笑道：“好小子，算你有种。”劲力忽地一收，少年脱口便道：“我……我死也不说！”梁萧将他放下，呸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说就不说，滚你的臭蛋吧！”

阿雪没料梁萧轻易放人，急道：“别忙，你不说同伙，却要把偷驴的来龙去脉说给道长听！不要让人误会我们。”少年白脸涨红，无奈道：“我们早先听几个山西客议论，说这头白驴叫‘追风白’，是百年难遇的异种，能日驮两百斤，行走七百里，故而就动了心，想要盗来换钱。又听说这驴子力气虽大，却很贪吃，就趁道长不在，用炒面将它诱出镇来。谁知牵它时，这畜生突然发起犟脾气，怎也不肯再走。正没奈何，多亏这……”他瞅了梁萧一眼，嗫嚅道：“这个人来帮忙，把它降伏了。”

灰袍道姑一笑，向梁萧颌首道：“敢情小哥儿也是好心，哑儿，你错怪他人，还不认错？”小道姑急忙比划，灰袍道姑摇头道：“这少年说得有根有据，叫我如何不信？你总是冒冒失失跟人动手，今天还动了剑，若非我来得及时，

可就惹出事来？”梁萧听得不悦：“这女道士好大口气，就算你不来，这哑道姑又能奈我何？”

哑儿受了呵斥，很是不服，但师命难违，只好瞪了梁萧一眼，匆匆打了个稽首，再猛一拂袖，转过身去生气。这时间，人群中急匆匆又钻出三个人，却是另外三个偷驴的少年，为首的一个圆脸少年双手叉腰，大声道：“三狗儿，你没事吗？”白脸少年一怔，叫道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那圆脸少年道：“我们走了一程，见你没跟上，知你定被抓啦，就回来。”他挺起胸脯，向道姑大声道：“驴子是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偷的，三狗儿有伤，道长要打，就打我们三个，不要打他。”

梁萧寻思道：“这几个小泼皮倒有义气。”正想替他们说情，却见灰袍道姑向阿雪笑道：“真相已白，小施主可否将人交给贫道？”阿雪笑道：“道长真是客气啦。”便将少年交给道姑，灰袍道姑淡淡一笑，自袖间取出数十枚铜钱，交到那白脸少年手里。那少年不由呆住。

道姑叹道：“看你衣衫褴褛，也是穷苦家的孩儿。偷鸡摸狗终究不是正道。贫道化缘不多，只此而已。唉，望你从此莫要再生邪念，好好干些诚实营生。”那少年攥着铜钱，面红耳赤，其他三人也有愧色，却见灰袍道姑向小道姑道：“走吧！”牵起毛驴，与小道姑穿过人群，入镇去了。

梁萧看了四人一眼，径自与阿雪迈步入镇，买了两套新衣，寻了一家客棧，定下两间上房，沐浴更衣。不一时，梁萧换洗已毕，方才出房，忽听楼下有人道：“那小子往这方来，该当没错。谅他也跑不远。咱们不须忙，且喝口茶润润喉咙。”梁萧听出是明归，大吃一惊，匆忙蹲下，让栏杆挡住头脸。却听韩凝紫冷道：“再问问这里的伙计，兴许那小子就在棧里。”

梁萧更惊，忽听门响，回头一瞧，却见阿雪衣衫凌乱，探出头来。梁萧冲她打个手势，闪入门中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均是面色如土。忽听得噤噤上楼之声，梁萧心儿狂跳，揽住阿雪腰肢，穿窗而出，却不敢走大街，手攀着滴水檐，翻上房顶，驰足狂奔。

还未出镇，便听身后传来明归一声长啸。梁萧心知行踪已泄，当即发足狂奔，身后啸声却是悠悠不绝。焦急间，忽见前方数人赶着一辆牛车，载满茅





草，缓缓而行。梁萧奔近时，却见是那偷驴的三个少年，白脸少年三狗儿则因受了伤，捂着肚皮躺在茅草堆上。四人见梁萧行色仓皇，颇为惊讶，其中一个瘦脸宽额、生着八字眉的少年高叫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梁萧足下不停，急声道：“若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婆娘追上来，千万别说见过我。”

那八字眉少年皱眉道：“若逃不了，不妨躲到草堆下面来。”梁萧见那茅草堆积甚高，大可容人，不由心动，再瞧那四个少年，神色都很镇定，便忖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左右逃不过，不如一试。”一点头，携阿雪来到车前。众少年匆匆取下茅草，堆在二人身上。兄妹二人挤为一团，肩背相接，梁萧但觉阿雪浑身颤抖，只怕她震动茅草，泄漏行踪，忙伸手将她搂紧，但觉阿雪身子渐渐滚烫，颤抖却慢慢止了。

蓦地头顶一沉，心知三狗儿又躺回茅草堆上，片刻间，牛车上下颠簸，又向前行。只听那啸声到了近前，忽地止住，明归哈哈笑道：“四个小家伙，瞧见一对少年男女么？”梁萧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。却听那八字眉少年笑道：“瞧见了啊，那男的是不是穿褐衫子，女的脸圆圆的，眼大大的？”梁萧一迭声叫苦，心忖自己与这四个少年无亲无故，怎就信了他们的言语，忽觉阿雪双手向内紧收，死死搂住自己腰身，将头埋在自己怀里，也不知是汗是泪，浸得自己胸前湿乎乎的。

却听明归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就是这两人，他们去哪儿啦？你说了，这锭银子便是你的。”梁萧心中更慌，却听八字眉少年哧地一笑：“好啊，他们到了前面岔路，向北去了。”明归沉默一阵，笑道：“也罢，暂且信你，若没有人，转回来我扒了你们的皮。”却听韩凝紫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明老鬼，跟这些村夫野汉磨什么嘴皮子，追那小贼才是正经。”明归笑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那圆脸少年忽地高叫道：“喂，你别走啊。有买有卖，钱货两清，咱们给了消息，你还没给银子呢！”明归冷笑一声，阴森森地道：“这锭银子价值可不菲，恰好值四个脑袋。”圆脸少年似乎害怕，低低支吾两声，明归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

梁萧听得明归笑声去远，一颗心始才落地，不一时，忽觉头顶放亮，茅草已被掀开。阿雪一见光，慌忙撒开双手，退到一旁，双眼红红的。梁萧跳下车，拱手道：“四位相救之德，梁萧没齿难忘。”圆脸少年笑道：“举手之劳，不妨

事。方才你放过三狗儿，大家都很承你的情，无论如何也要帮你。”梁萧点头微笑，心忖未料这穷乡僻壤，竟有如此好义的人物。

却听那八字眉少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那两个人脚力快得古怪，倘若发现上当，转回来大大不妙。你现今去哪里呢？”梁萧道：“他们往北，我自然往南了，按照那老头的话说，这叫反其道而行之。”话音未落，便听有人大笑道：“好一个反其道而行之。梁萧啊梁萧，你忒也小看人了。”梁萧脸色陡变，转眼一望，只见明归从道边直起身子，脸上挂着嘲意，回头再望，韩凝紫正笑吟吟立在后方。原来二人素性奸诈，明归更是年老成精，见这四个少年目光闪烁，神色有异，再瞧茅草堆放散乱，顿时生疑，假意与韩凝紫离开，而后绕了个圈子，兜截回来，果然将梁萧逮了个正着。

四个少年惊惧万分，各自从牛车上掣出杆棒，死死攥在手里。梁萧暗叹一口气，朗声道：“明归、韩凝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擒要杀，冲我梁萧来，勿要迁怒这几个路人。”韩凝紫笑道：“小畜生，事到如今，还这么不识相么？擒谁杀谁，由得了你？”明归也拈须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我方才说什么来着。扒皮是脏了老夫的手，但四颗脑袋不能不要。”面露阴笑，与韩凝紫一前一后，逼了过来。

梁萧瞧了阿雪一眼，却见她也望着自己，目光不胜凄然，那四个少年却提着杆棒，浑身发抖。梁萧心道：“我梁萧死不足惜。但连累了阿雪和这四个少年，叫人死也难以安心。”心中愧疚，蓦地拔剑在手，暗暗捏了个剑诀。韩凝紫瞧得清楚，冷笑道：“困兽之斗，何足道哉？”向明归打个眼色，让他杀光旁人，自己专擒梁萧。明归会意，哈哈一笑，气贯十指，正欲出手。忽听大道上传来得蹄声。回头望去，只见两个女冠牵着一头白驴，飘然而来。

明归瞧了韩凝紫一眼，却见她将手向下一挥，顿然会意，心道：“这姓韩的小娘心肠倒狠，连这两个道士也不放过。”只见那两人一驴来得极快，走到近前，骤然停住，那灰袍道姑打量众人，面色讶异。明归笑道：“两位道长，此间有事，你们还是退回去得好。”那灰袍道姑双眉一舒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贫道便先退一步……”阿雪见了这灰袍道姑，不知为何，顿感亲切，蓦地福至心灵，脱口叫道：“道长，你别走啊，他们……他们要杀我们……”那灰袍道姑一





挑秀眉，讶然道：“姑娘此话当真？”阿雪两眼泛红，连连点头。

灰袍道姑皱眉道：“杀人总是不好的。”转身向明韩二人打个稽首，道：“他们若有得罪处，贫道代为讨个情。两位大人大量，就此放手吧。”韩凝紫抿嘴轻轻一笑，叹道：“可惜不巧得很，本座的气量小得紧，一粒沙子也容不下呢。”灰袍道姑神色一变，敛眉沉吟，忽地身边黄影一闪，明归双爪陡至，灰袍道姑也不转身，大袖一拂，斜飘数尺。

明归指尖被那道姑大袖拂中，微微发麻，心头不禁一凛，与韩凝紫对视一眼，互成犄角，一左一右向道姑逼近。梁萧见状叫道：“人多欺负人少么？”他拔剑踏上，欲施援手。却见那灰袍道姑从腰间掣出一支两尺许的斑竹长箫来，随意摆了个架势，苦笑一下，叹道：“贫道本领微薄，还请二位指教了。”明归瞪着她手中那支竹箫，眉间流露出诧异之色，蓦地身子一震，瞪着那道姑，涩声道：“你……是你？”灰袍道姑打量他一眼，神色一黯，长叹道：“明先生当真神目如炬，一瞥之间，便认出贫道来啦？”明归神气古怪，既似气恼，又似吃惊，喃喃道：“你，你是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浓眉一挑，左顾右盼。

灰袍道姑摇头道：“足下放心，他不在附近。”明归闻言忖道：“老子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儿，哪会中你计策。哼，你说不在，那便是在了。老夫羽翼未丰，暂不宜与那人正面为敌。”他想到此处，已有决断，瞧着远处林莽，扬声叫道：“足下既不肯露脸，明某也不久留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”

韩凝紫听他言辞古怪，怪道：“明老鬼，你对谁说话？”明归却不答话，急匆匆转身便走。韩凝紫见他走得如此仓皇，端的莫名其妙，只待他背影消失，方才转过眼来，仔细打量那灰袍道士，忽而吃吃笑道：“惭愧得紧，明老鬼忒不成器。还是小女子不知好歹，领教领教道长高招吧。”她忽使一招“冰花六出”，身子快如风轮，绕那道姑疾行，她不明对方底细，有意试探，绕行两匝，方才轻轻拍出一掌。

那道姑手拈竹箫，伫立不动，见她掌来，也飘然伸出竹箫，箫端不偏不倚，正对着韩凝紫掌心“劳宫穴”。韩凝紫暗凛，匆忙缩手，疾走数步，又拍一掌，却见那道姑飘然转身，竹箫仍指着她的“劳宫穴”。韩凝紫大骇，蓦地清啸一声，越转越快，顷刻间向那道姑拍出六掌。道姑不慌不忙，转身挥出六箫，

箫端始终不离韩凝紫掌心“劳宫穴”。韩凝紫忽地一个筋斗倒掠而出，飘然落地，盯着那道姑，脸色苍白。

那道姑稽首叹道：“尊驾是大雪山高手么？”韩凝紫一怔，咯咯笑道：“道长见识高明，小女子佩服佩服。”说罢躬身还礼。梁萧知她素来笑里藏刀，暗暗留心，忽见韩凝紫拱手之际，指间蓝光闪动，不由叫道：“道长当心。”喝叱间，只见一道蓝光自韩凝紫指间掠出，直奔道姑咽喉。道姑得梁萧点醒，已然有备，竹箫一挥，箫孔上顿时多了一口蓝汪汪的钢针，不由讶道：“阁下怎么如此毒辣？”韩凝紫心道一不做二不休，娇叱一声，使招“千雪盖顶”，挥掌纵起，从天拍出。道姑飘退数步，竹箫一偏，仍点向韩凝紫掌心。韩凝紫匆忙缩手，翻掌如电，劈她肩部。

瞬息间，两人兔起鹘落，斗到十招上下，韩凝紫忽地一声闷哼，倒掠丈余，低头瞧去，只见“劳宫穴”上多了一口蓝汪汪的钢针，倏忽间，半条手臂尽已麻痹，不由面如死灰。她匆匆掏出一支玉瓶，倾出丹丸，噙在口中，恨声道：“道长今日之赐，韩某必当双倍奉还。”转身欲走。

却听梁萧叫道：“且慢。”韩凝紫闻言心惊，却又不甘示弱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？韩某即便受伤，也不怕你。”梁萧本有趁人之危的念头，但听她挑明，反觉不妥，冷然道：“趁人之危，梁某倒还不屑为之。只是告诉你一句话，那日天圆地方洞之赐，来日重逢，梁某也当双倍奉还。”韩凝紫心中大石落地，冷笑道：“好得很，只愿你有那份能耐。”忽觉掌心那股麻意循臂而上，心儿也似乎麻痹起来，心知那毒针霸道，余毒攻心，后果堪虞，当下急忙转身，掠入道旁林莽。

梁萧瞧她背影消失，方觉一时意气放走此人，恐怕贻害无穷，不觉大感后悔。但话已出口，也只有眼睁睁瞧她去了。忽听车轮声响，转眼望去，却见那四个少年竟不招呼一声，赶着牛车去得远了，心知他们必是先前偷驴，此刻羞见事主，是以不告而别。

当下梁萧向灰袍道姑拱手道：“多谢道长相助。”灰袍道姑稽首叹道：“无量寿佛，贫道修持已久，到底还是断不了嗔念，方才出手，忒也重了。”梁萧笑道：“道长不必挂怀，那女子大奸大恶，杀之犹轻，区区一枚毒针，算是便宜她





了。”道姑皱眉道：“大恶之辈或许有之，但必杀之人却未尝有。”她辞约意深，梁萧领悟不及，只是皱眉不语。却听那灰袍道姑又道：“那女子武功既高，人又狠辣，你与她有了过节，极难善了。就怕她毒伤一好，又来寻你晦气，不若先去小观盘桓几日，暂避风头。”

梁萧知她有心相护，又想这道姑武功深不可测，若能得她庇佑，再好不过，便笑道：“道长高义，梁萧恭敬不如从命。”话未说完，却见那小道姑双手叉腰，横眉怒眼，冲他一阵比划。灰袍道姑叹道：“哑儿你尽多心！男女之防，总不及人命重要。”转向梁萧道：“她胡说八道。施主莫怪。”梁萧笑道：“她骂我么？随她骂好了，左右我也看不明白。”灰袍道姑笑道：“骂倒没有，女孩子生来小气，你莫见怪。”梁萧不觉莞尔，哑儿被师父说笑，面红耳赤，狠狠一顿足，转身去了。

梁萧又道：“请问道长名号。”灰袍道姑道：“贫道了情。”梁萧道：“了情道长一人逼退两大恶人，当真了不起。”了情苦笑道：“那两人都很厉害，一个也难对付，倘若联手，贫道是必败无疑的。说起来，我也是仰仗了他人威名，方才惊走那个黄衫老者。”言罢，眉间若有怅意，叹了口气。梁萧奇道：“谁能有此威名？”了情口唇翕动，欲言又止，终究摇了摇头。梁萧见她不说，也不多问。

四人边走边说，渐上山道。了情山居日久，风光胜迹了然于胸。此时一路上山，便充为向导，为他二人指点景色。她胸中所学十分渊博，诗词文赋，莫不信口道来，常自一草一木、一碑一石阐幽发微，说的虽是一座华山，听者却如纵横八荒，历经千古，叹山河之锦绣，感兴亡之倏忽。别说阿雪目不转睛，便是梁萧，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行过千尺幢，众人坐下歇息。哑儿独自远引，不与众人同座。梁萧向了情问道：“了情道长，小子向你打听个人。”了情笑道：“施主请说。”梁萧道：“我爹在世时，曾对我说过，他少时在华山长大，在此有个长辈，也是位道士，道号玄音。道长认得么？”了情咦了一声，上下打量梁萧，神情古怪，半晌点头道：“恰好认得！”梁萧喜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了情默然一阵，叹了口气，起身道：“随我来吧！”梁萧看她模样，微觉诧异。



那道姑手持竹箫，伫立不动，见她掌来，也飘然伸出竹箫，箫端不偏不倚，正对着韩凝紫掌心“劳宫穴”。





异，起步跟上。行了约摸数里路程，前方现出一面山崖，笔直陡峭，森然兀立。了情挽着古藤老葛，纵身攀上，她去势奇快，大袖飘飘，便似一只苍鹞，凌空盘旋，数个起落便至崖顶。哑儿系好白驴，紧随其后。

梁萧心中奇怪，打点精神，与阿雪并肩攀上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原来崖顶是百丈见方一块平地，苍松成林，拥着一座道观。了情行至观旁的一座土坟前，黯然道：“这便是了。”梁萧闻声止步，再看土坟，上面生满青草，前有一块石碑，写着“玄音遗冢”四个字。

梁萧惊道：“当真么？”了情点头道：“这座坟乃是贫道亲手所筑，年久日深矣。”梁萧心神一阵恍惚，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死的？”了情缓缓道：“十五年前，我那时还未入玄门，因避一个故人，只身来到华山脚下。恰好遇上一队蒙古兵，骑着马砍杀一老一少两个道士。我将鞬子杀退，救下二人，那小道士连中数箭，又被马蹄踩伤，顷刻死了。老道人身受重伤，也不久于人世。他怕追兵再来，让我将他带到此处，并告知我：他道号玄音，因为蒙古南侵，心中不忿，听说一名蒙古将军要从山下经过，便率徒刺杀。哎！本要得手，哪知他小徒弟羽灵在紧要关头临阵逃走，告发了他，结果被蒙古人一路追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由一叹。

梁萧扬眉道：“羽灵？”他顾视阿雪，道：“莫不是被韩凝紫腰斩的那个？”阿雪也有些吃惊，说道：“我倒是听阿冰姊姊说过，羽总管少时在华山呆过。”梁萧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想必就是他了！这个奸贼，从小就不是好货。”再看眼前孤冢，心生凄凉：“爹爹死了，玄音道长也死了，莫非真是皇天无亲，不佑善人么？”想来想去，不觉痴了。

了情见他如此神情，叹道：“当年我来此地，苦闷难当。玄音道长虽在生死边缘，却对我多有宽慰。我入玄门，也是感他言语。他于我算有半师之分的，可惜终究救不得他。哎，世人生死，各有所归，小施主你也不必太难过了。”梁萧略一沉默，冲土坟拜了三拜。阿雪看到，也跟着跪下来，拜了三拜。梁萧奇道：“你拜什么？”阿雪怔然道：“你是我哥哥啊！”梁萧心道：“是了，我的长辈，也是她的长辈了。”

祭拜已毕，四人入观。玄音观以茅草为顶，不大不小约有两进。前面一